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

寧都魏　禧冰叔評點
夏邑彭家屛樂君參訂

展喜犒師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杜]討魯與衛莒為洮向之二盟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林]衛救魯故伐齊　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林]展禽喜之兄使喜受犒師之辭於柳下惠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杜]言執事不敢斥尊　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

引先王命甚嚴正却叙得通家親熱得好

子。則否。黃建云陡作奇語以聳人聽聞下却解得平實穩當于金對秦伯亦如此戰國策多祖之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杜】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按罄亦作磬或謂如鐘磬之懸一無所藏也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杜】職主也大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杜】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魏禧曰以此辭令齊侯輒還猶知此時爲近古而齊侯爲賢也然傳曰討是二盟謂魯與衛莒再盟則齊師原非名義之正耳

邱維屏曰句句粘到桓公尤足壓倒聳動孝公

彭家屛曰展喜犒師之詞受命於柳下惠者也始從周公大公受命王室大本大原說下繼言齊桓一匡天下之功以見嗣世必不悖先君之德純以義理之氣震動齊侯非春秋吻士酌事勢利害以讋服人者

所可比矣

楚滅夔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杜]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夔今荊州府歸州二十里有夔子城 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杜]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 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杜]令尹子玉 鬬宜申、[杜]司馬子西 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魏禧曰夔子不祀祝融鬻熊於禮正而見滅者其辭不順也曰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若追憾於失楚而不祀則是以私忿而廢大禮且辭倨非對大國之體

也若曰我先君熊摯有疾自竄于夔是以不得嗣楚禮諸侯之祀不過其祖故支子不祭若我祀祝融與鬻熊是二楚也敢干典禮以亂大國之祀魯祖周公而不敢祀公劉衛祖康叔而不敢祀后稷今大國以是為討是教貳也其猶有可赦也夫則楚師必去或曰楚狡而忍雖辭順無庸曰春秋時强弱相食猶恥無名之師故展喜辭順齊侯還師王孫滿辭順楚子不敢問鼎且夫辭順而見滅非吾悔也夫殺身滅國亦求其無所於悔而已矣

晉文公霸諸侯

秋楚成得臣［杜］子玉也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杜］焦夷皆陳邑○焦今河南陝州夷一名城父今江南亳州東頓今河南項城縣境有南頓城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林］使代已叔伯曰子若國何［杜］叔伯楚大夫薳呂臣也以子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士會之讓郤克亦此意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杜］言必矜功為亂不可不賞○其人能靖者與絕句與音餘○禧按以令尹酬子玉之功以為靖國不幾敗國乎豈勢或陵偪子文見機而為之耶愚謂處此等人如朱子之論韓侂胄者其可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杜］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杜］子文欲

城濮之戰敗是先軫狐偃二人得力左氏

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杜]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杜]卿大夫之致仕者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杜]伯嬴孫叔敖之父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蔿賈以子玉平日觀之知其必敗非以鞭人貫耳為無禮也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杜]宋莊公孫大司馬固如晉告急。先軫[杜]原軫也曰。報施救患。[林]報宋贈馬之施救宋被圍之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急急

特于羣帥中先擧出二人本謀于此

下手不肯放過古人立功名者類如此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杜】前年楚使申叔戍穀以偪齊於是乎蒐於被廬【杜】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杜】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選將奇語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杜】毛偃之兄而佐之命趙衰為卿【林】將下軍讓於欒枝【杜】欒貞子也欒賓之孫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杜】中行栢子御

鍾惺曰三段本皆好事被左氏三於是乎標之說得事事有心俯首行徑和盤托出

戎。魏犨為右。黃建云趙衰竟未為卿當時君臣不私從亡之勞如此後世行賞先藩邸之臣毋怪示人以不廣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敘法好）（揭前伏關鍵于此）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杜事在二十五年入務利民。民懷生矣。林知生之可樂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杜事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林明定其辭不二價公曰。可矣乎。欲用之將用之可矣乎寫得晉文段段欲動之情如見却被子犯過抑而文公能堅忍處亦如見○句踐殺吳之情范蠡堅抑之器亦如是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杜順少長明貴賤○三於是乎想見諫行言聽○此一句是正題却率連前後事總作一論斷又一一敘法作執秩以

正其官。[杜]執秩主爵秩之官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重點醒教字○義信禮雖有為而為卻須看其精神緊密政立教行處豈後世所及學者徒以霸之一字抹煞粗心甚矣○此當與曹劌之告莊公申包胥之告句踐同看用兵之理思過半矣若徒以詐謀勇力為戰勝未有能久未有不內傷其國者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杜]曹在衛東故 衛人弗許。丘維屏曰曹衛皆不禮重耳者而晉遠曹近衛晉茲之報空自近始乃反假道於衛以伐曹乎不過為假道伐號之計勝曹而還遂襲衛也若衛不我聽則又以此重衛之罪衛人知其獲謀則寧弗許焉耳不然衛於此後二月即請盟歛盂此先之不過數月乃不許晉假道耶且鄭衛皆晉怨也晉於鄭懼行成之後既使大夫入盟鄭伯又親與鄭伯盟衛雍而其後二年猶以亡過無禮要秦共伐何此日之晉遂謂能釋然于衛侯耶

還自南河濟。[杜]從汲郡

稱卒出胥臣為後犯陳蔡生色

孔尚典曰入情于將

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林】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曹曰侵者由南河間道出其不意也衛曰伐者以不假道正名而伐之也正月戊申取五鹿。【杜】衛地○與塊之言驗矣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杜】先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故曰上德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公子買戍衛。【杜】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林】楚欲救衛而不能魯見晉強楚弱故懼晉討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杜】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林】攻曹城門晉人多死曹人尸諸城上。

可哀

可笑

然之禍則懼而思救于已然之禍則怨而思報文公懼曹抄在師遷而不發冢使文公速發其冢則愈怨以圍曹人之守耳其能因而攻之哉

〔林〕磔晉必人於城上○曹再無禮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杜〕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杜〕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此等謀亦常有敵人假為此說以動衆怒而反勝我者大約我不可制敵則稱舍墓而激厲我可制敵則稱舍墓而兇懼要須因時謀之○貢建云田單詭令騎劫掘墓正所謂激厲一道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林〕為其所得晉人棺斂其尸而出之於外欲加禮於晉師以免發冢之禍晉師因曹人之兇攻曹之城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又有好名色且曰獻狀。〔杜〕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貢其功狀○曹國甚小而乘軒至三百人無道可知不必說到無德居位矣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杜〕報飧璧之施○曰免其族則曹城皆不免鹵掠矣此子

產入陳所以有三代氣象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林〕二子各
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杜〕爇燒也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使問〔杜〕責問也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杜〕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陌曲踊三
百〔杜〕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是益愛其勇註謂以其有禮非殺顛頡
以徇於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杜〕舟之僑故虢臣赦魏犨而黜其職〇〔林〕蓋賴
章曰文公之殺顛頡而釋魏犨也曰愛其才夫國之大法豈以才廢哉古之入於法而可議者以其情耳情者
法之所由以用也未聞以才而廢法者也一殺一赦法之廢也甚矣夫以才廢法則有才者可肆行無忌而國
家之法惟以加無才之庸衆而不可加有才之能臣是才者亂國之罪首也殺之役先軫唾君而斥君母河曲

之役胥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晉之法自是蕩然矣或曰禮有議功有議能是亦用法之情也曰議功則犨頡之罪皆可以末減議能則罪犨而責其後功後功著然後許犨以不死其亦可以謝顛頡也矣○彰辱德白有罪不能討非法也有才不能用非權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然則奈何曰犨果有才必能立功於後盍令犨頡俱以從亡之勞暫貰其死而俱使立功以自贖犨有功則赦之頡無功則殺之是討罪用才兩俱無害而不得謂之同罪異罰矣若頡能有功則頡亦才也並有才而並以後功贖死不亦可乎○凡刑賞疑似之際必須咨詢於衆顯示於人至同功異賞同罪異罰尤當使人灼然於其故否則近以生人心之疑遠以壞國家之法度也如晉文殺頡釋犨議功議能不與衆明其義而隱忍苟且以行之後世論者尚且不服況身當其事者哉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杜〕與晉絕。告楚不許。〔林〕告楚釋宋，楚又不許，此必晉嘗為宋請，傳不備載。○禧按告楚不許當是逆料之

大見識

大道理

辭。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林】二國未肯助我與楚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林】欲以激怒楚師楚愛曹衛。必不許也。【杜】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頑。能無戰乎。【杜】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杜】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杜】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而除其害。【杜】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杜】無求過分又曰。知

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謝文濟曰楚成見識度量老成深細使如其言任晉多勝算一齊空却矣可惜有君無臣又云取軍志語以自處尤妙

子玉使伯棼請戰。[林]伯棼子越椒也鬬伯比之孫請于楚成王求益師與晉戰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杜]閒執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子玉越椒剛而無禮以信諺者之言豈但不能閒執而已古今以剛愎人見識舉動毋毋如此

王怒。[林]怒其不肯去宋而請兵以戰○上公說是君能從臣此王怒是臣不從君成敗之機決矣

少與之師。唯西廣古曠反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杜]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所謂當斷不斷雖有過人之識不能救於敗也楚子怒子玉請戰不能禁而仍與之師鄭伯惡高克不能除而使潰于

河上古今主臣往往如此殊不可解然如羊祜之勸平吳慕容垂之勸伐晉皆一主一臣違衆議而行之成敗懸殊此用謀用斷所以難也城濮之戰著著極似喜事却極著著把穩詳戰論

子玉使宛春[杜]楚大夫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杜]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杜]一釋宋圍二復曹衛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伯者之謂禮如此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假道於衛以伐曹弗許而伐衛因借伐曹衛以挑楚分曹衛以怨楚許復曹衛以攜

楚只將一曹衛拆縫楚人如弄九但以伐曹衛爲報怨淺矣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圖謂後曹衛也○先軫大是狠手觀後敗殺於狄益見怒守又一閧照公說此公說子玉怒與上說字乃拘宛春於衛黃建云拘於衛以信衛之叛楚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楚子之去晉師之退有王霸之分矣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極譎詐心腸偏能附會此等極正大論語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林】背楚之恩而自食其避楚之言以當楚人之怨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

士望云將戰又作數折見勝敗之難篇中患字疑字懼字層層點出

彼矣。此語似平然非本心之談以其謀在必戰也○士望云善戰者能移曲於敵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杜衛地○今河南衛輝府境楚師背酅而舍。杜酅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前曰聽輿人之謀此曰聽輿人之誦成大事未有不用衆者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杜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杜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杜晉國外河而內山○進計利退計害凡舉事必算到敗著乃穩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杜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

楚之辭驕而慢晉之辭整暇而有禮豈必戰哉

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此語似正然非本心之談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古[杜]唼也其腦。[林]夢搏時楚子伏晉侯之上而以口唼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奇解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杜]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借夢以堅其志如杯酒化血象鳴牙旗古人解禍為福者皆志定於内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杜]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一字足以破軍殺身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杜]得臣子玉名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在此謂退至三舍之地其敢當君乎。正對言為大夫且退況敢當楚之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晉之謀楚如設阱置餌以誘猛虎虎或在須臾而怒尾大吼張威以攝獸悍然自入或所而不知也

車、乘、敬、爾、君、事。士望云敬字正對戲字詰、朝、將、見。林言平旦將以軍禮見晉車七百乘、韅、許見反靷、鞅、靽。音半○杜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林一云著掖皮曰韅軸曰靷頸皮曰鞅縶曰靽○孫鑛云汲漠四字更無餘語是禿句法晉侯登有莘故國名之虛。以觀師。無前曰。少、三衆長、末有、一禮、程其、字可、用、也。林登高以觀晉師之强弱少者在前長者在後知軍禮也○士望云遠應教民得力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已、晉、師、陳、于、莘、北。林即城濮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林子玉以宗人之兵六百人為親兵自衛○古之為將必有親兵精銳者為中權乃可以馭衆而行法曰。今日必無晉矣。古亦有知此而取勝者然子玉曰今日必無晉齊頃公曰減此朝食而人人策其必敗者或以整暇或以驕橫其語

若同而其神氣大異也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杜子西闘宜申子上闘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杜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杜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杜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此子玉不敎文公所以憂也晉師三日館穀。杜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杜衡雍踐土皆鄭地周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踐土今懷慶府孟縣鄉役敘法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

行成於晉。杜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介杜四馬被甲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鄭惟服而盟故其傅王所以禮晉最重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杜既享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杜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也周禮九命作伯尹氏王子虎皆王卿士叔興父大夫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林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鷩冕戎輅戎車也兵事所乘其服韋弁矣彤弓一。彤矢百。玈盧弓矢千。杜彤赤弓玈黑弓弓一矢百則矢千弓十秬鬯一卣。酉杜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虎賁三百人。林周禮虎賁氏

以虎士三百人先後王而趙侯伯始受此賜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杜有惡於王者糾而遠之○禧按河陽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然則此來在晉侯未為大失特不可為訓耳玆尤者將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事故聖人隱之所以全晉而存大義也○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請王行之召王以就馬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杜出入猶去來也從來至去凡三見王○敘致典禮威儀洋洋如覩令人感慨欲涕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杜元咺衞大夫叔武衞侯弟奉使攝君事以受盟士望云按陳侯亦如會是時附楚者盡如晉一戰之威風聲如此光武昆陽有此氣勢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林踐土宮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杜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杜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杜大心子玉之子子西子玉之族子玉剛愎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便見難進言處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

【林】蓋禱河本無與於戰而足以繫屬民心今子玉吝惜瓊玉不為民禱戰是無勤民之心○敗不必因此但其剛愎不畏神亦見取敗之道

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子西孫伯即大心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杜】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士望云竟接晉侯聞之情法俱妙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林】即叔伯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杜】言其自守無大志○古今大監戒後世乃有自壞長城以資敵者奈何

魏禧曰此一舉也後人每以分田畀宋許復曹衛執行人辟三舍等事為晉文之譎又言其欲速亟功於

此見者以爲不及齊桓不知齊桓之時楚勢未大張
憑陵中國未甚及執宋公之後中國諸侯唯知有楚
楚偃然自大目中無中國諸侯久矣使非文公城濮
一戰幾何不胥中國而夷狄乎其後數百年得與楚
迭長夏盟有以分楚之勢而壯中夏之威者皆文公
子孫也其譎與欲速也安得有病
彭士望曰子玉不勤民呂臣不在民正對晉教民用
民晉楚以民升降民之重也如此讀左傳須留心此
等處又曰子玉雖才終難駕馭若秦用孟明得之矣

楚子空一敘責其後效不效即殺之吾於此慨然於古今人才之難國法之易人主怒之不可犯如此豈獨為子玉傷哉

孔之達曰齊桓公伐楚滨入楚境諸夏之勢已張茍可以已即不戰而盟可矣至於楚人圍宋滨入諸夏城濮之地在今河北晉不大挫其鋒則不能以杜後患故城濮之戰正也即用先軫之計無害乎其為正也

邱維屏曰晉文城濮之戰先儒多以譎言之而所以

指悉其譎者未得透露使人見晉文攘楚之功大矣其譎正欲攘楚耳何害吾謂此事竟看至晉人秦人圍鄭處止則見晉文攘楚雖是攘夷而實以報曹衛之怨者著著皆譎并攘楚尊王之事其中皆有威劫勢淩之隱故春秋書法一一不輕放過如侵曹伐衛再言晉侯楚人於衛得以救書踐土于溫兩沒王而河陽之召但書王狩執曹稱畀報衛書歸之于元咺自晉圍鄭稱人若竟不知晉文有尊王攘夷之功者孔子豈故抑之耶大抵霸主之義以尊天王安中國

爲要晉文初爲襄王定子帶之難是已然始見秦河上之師乃辭秦師而獨下此忌過秦師欲專居納王之功便是第一次譎處及王入而朝便以隧爲請雖襄王能以大義折之而必與以陽樊諸邑其震主之威豈但如芒刺在背而已哉如齊桓公召陵伐楚威聲久震而襄王初賴齊定世子之位繼告齊桓定初喪之位葵丘之會襄王未嘗自臨但遣宰孔賜胙而已今晉文一勝楚而襄王乃趨臨會之惟恐畧後此固桓之尊主終見於下拜文之震主驟敢於請隧致

之也春秋兩削王臨朝會而兩以朝王所志其實特踐土之王無事可託之而見河陽偶有狩事則復託于狩以見王固在此而使溫會削王之書法益著耳卒之翟泉之盟且使狐偃得入王城之內而盟王子矣宜胡氏以為無君之心著也至其攘楚楚之所為宜攘者以無王也陵諸夏猶次之況於一己之恩怨乎齊桓召陵之伐特問王貢王征之故此為春秋第一義亦終春秋不載見之辭也城濮則緣救宋而晉於同楚圍宋之國未嘗問焉乃專事曹衛且晉救宋

救中國之一患楚請釋曹衛不更救中國之二患乎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吾亦曰天下之善一也吾救宋一善也楚救曹衛二善也吾以吾之一善聽楚之二善則三善也而必欲為私復以譎曹衛何為乎身為中國之霸欲攘僭王猾夏之夷而乃以過而見禮之故遂為退舍假令楚以退舍之故收卒而還則僭王猾夏之奸晉文固已久置之不問矣故吾謂楚特自失計耳使楚子當入申之後晉人有退不敢當君之言而應之曰寡君與君各惟諸侯之不睦者是

問匪徒以威脅之而務以德懷之寡君是以願君爲寡君釋曹與衛寡君固請爲君釋宋之圍今曹衛咸告我曰吾寧絶君晉君已因君之請而許復我矣君惟是終德於曹衛寡君惟君之明德是承其敢羈迹於宋之城下顧一介行人不敢寧居以來請於君君既許其請矣行人其何所獲罪不虞君之執之也何故無寧謂玆行人不當爲君之二怨請則寡君與有罪矣吾不知子犯是時將謂誰曲而誰直誰壯而誰老也而況鄭衛雖盟仍見龡見伐終已不一釋其怨

乎觀左傳叙述此事始終深得春秋書法之意將晉君臣逞威無上挾怨虐鄰之故婉婉寫出但其用意深婉多以微詞見意非深心於是者不能驟見耳○此篇是左傳中第一大雅之文其平平寫出他意思高深處其隱見轉撥處皆如坤軸之陂陀委卸如大海之紫瀾披迴非深心遠見者不能知也自馬班韓柳而下如此篇者其文不少概見惟我朝經義中尚或見之○余嘗謂左傳文字最難及處在將二百五十五年事貫串作一篇文字又將中間每事離合各

成一篇文字徑似蘇氏璇璣圖經緯勾曲皆可成章也緜作者將二百五十年人事物理世運天道首尾熟悉於中從容就當日情事寫出雖議論著理處意見或有偏頗而序事則各因其情景寫出竝不橫用已意凌駕出之故其首尾自各相呼應也司馬子長便自有抵捂葢子長每借事道出自己情思於前後抵捂不及顧耳此是左傳作文字胷次高絕古今處偶因冰叔録晉文公霸諸侯前後各段事爲一篇遂識之

甯武子復衛侯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杜】元咺子）從公。公使殺之。（衛成殺咺子又甚於晉懷之殺偃父矣）咺。不廢命。奉夸叔。以入守。（【林】夸叔即叔武夸諡也咺不敢以子殺之故廢衛侯之命）六月。晉人復衛侯。（【杜】以叔武受盟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杜】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出君者懷疑懼不相圖則相拒矣先事之盟最少此一着不得）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杜】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此處隱隱為公認過）今天誘其衷。（【杜】衷中也【林】上天悔禍而誘挾衛人之中心）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杜】牛曰牧馬曰圉○四語為千古出

（奔復國安衆定事之祖）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誘開誘也天開誘衛人之中心衛人令同心盟神又以感動開誘天之中心使不降禍於衛舊解非自令）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林】保力謂恃其勞力而自矜也）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杜】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又先於衛侯欲以安衆○丘維屏曰孔子稱甯武子知此一先也武子當有用知處不致前驅殺叔武乃是）長牂（子郎反）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林】長牂衛大夫為衛守門以甯子為成公使衛共戴入國）公子歂（市專反）犬、華仲前驅。（二子衛大夫凡君行必有前驅益二子為衛成前驅也舊註非）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

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杜]公以叔武尸枕其股而哭之 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可報叔武矣 元咺出奔晉。[杜]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禧按歂犬希旨逢君以殺叔武猶犨之請殺桓公也及枕股一哭而尤知非其情故走出公又殺之則犬之殺武非公命明矣咺於理不當訟衛侯或咺見武歂即奔晉亦不及知哭武殺犬之事耶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其廉反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杜]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爲坐 衛侯不勝。[杜]三子辭屈○衛侯已殺歂犬不知其辭何以不勝 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杜]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爲已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

所慮者深○按甯子不獨恐君饑渴亦且以防酖毒稠者曰鬻淖者曰糜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杜 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不獨忠也晉侯使醫酖之自是密謀而俞得知可見全副心力日夜在衛君上耳目細密有許多作用方能及此薄酖尤妙若竟不下酖則情露而衛侯反不保矣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玉谷 杜 雙玉曰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杜 恐元咺距己故賂周冶周、冶殺元咺及子適、林 即公子瑕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杜 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元咺報之也然何不殺冶豈歂為謀主耶冶廑辭卿。

辭令

曹伯𥽬貨筮史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𥽬。豎[杜]掌通內外者姓侯名𥽬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杜]以滅曹為解故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晉文念念欲作齊桓一語洪中其竅下文許多道理不過演足以成其文耳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杜]曹始封君文王之子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燭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杜]文公出亡過鄭鄭不禮之 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杜]函陵氾南皆鄭地氾南東氾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見秦君便是高 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亦善辭唐德宗奉天諸詔正是此意凡事勢到急處尤當一味樸實悔艾若稍存粉飾附會之見人心立解體矣○又脅之以勢然亦是實話但他人必將此語作正意先說便使人窺破翻不肯為用矣 許之。夜縋文偽反而出。[杜]縣城而下 見秦

須看其次第之妙一步引一步一步進一步

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亦用老實話）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杜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此八字不但說破敗殽之役其後范雎以遠交近攻策秦此已豫見其端矣）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此言亡鄭無利於秦）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林使人也）共其乏困（開處著一步然後緊處著一步）君亦無所害（此言赦鄭有益於秦）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杜晉君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君之所知也（此言亡鄭晉必不以利秦）夫晉何厭之有（前是實事此是虛揣看他急急進步處將實影虛虛者皆實矣戰國策全祖此法蘇氏論古飄空據實之法亦祖此）既東封

秦伯請鄭于晉可也何爲盟且戍其役後因戍襲鄭殽之敗猶少矣

謝大浒曰此見晉文豁達大度處子犯功名之士只顧眾使敗剩胸中無一毫情義從來以智謀長者多加此所以

鄭又欲肆其西封〔杜〕封疆也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此言亡鄭晉必害秦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又繫總一句妙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杜〕三子秦大夫反爲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畢竟文公有本心人敗殺之舉知其不爲矣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杜〕鄭穆公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於東〔杜〕晉東界○此亦晉文一盛德事鄭石甲父侯宣多〔杜〕二子鄭大夫逆以爲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觀鄭子華子蘭二事所謂君子樂得爲君子者於此益見

魏禧曰辭令妙絶與陰飴甥對秦伯足相上下茅鹿門稱歐陽文忠宦者論如傾水銀於地百孔千竅無所不入余於此二篇亦云然

彭家屏曰燭之武辭令之善人皆知之然得其要領切於事勢足以聳動秦伯而要以必從者則越國鄙遠之說也秦既不能越晉而有鄭而徒取以益晉豈秦之利乎故一聞燭之武之言即心解神悅既私與之盟又使三大夫戍之所以防晉者深矣搤人者必搤其肮燭之武其操是道歟

殽之役

冬晉文公卒。李廉曰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腑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遷廻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溫之事斂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鄭失至會幽失衛首止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魯其得諸侯衛又處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于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争楚抑而泰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遏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鑿內則伉矣盟于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抑君奬臣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所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辨獨不深切著明哉○禧按齊不用江黃而晉用秦非確論也

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杜]晉都 柩有聲如牛。安知非陳勝狐鳴耶 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

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杜〕聲自樞出故曰君命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樞聲以正衆心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杜〕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杜〕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鍾惺云勞逺賓主四字分別得極明遠主備之一語簡至老成人自不費力○一軍皆知則耳目必淺故鄭必知近見師行出郊而士卒不知所向臨岐乃曰之某方者此可為法故曰兵貴密速而已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謂勤勞無所得必行悖理之事且行千里其誰不知與晉同圍鄭背晉而盟之與鄭盟而戍之矣又因戍以襲鄭險側悖謬可謂極矣而蹇叔一語不及吾故嘗曰若一个臣者蹇叔不能當也公辭

焉召孟明。[杜]百里孟明視百里奚之子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哭師不見亦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此則無害曰。晉人禦芳定師必于殽。[林]即今之函谷關○亦曰峭坂在今河南府永寧縣北六十里○古者軍行于險阻林薄之處必防而搜焉周亞夫討吳用趙涉請搜殽澠間果得伏人正其處也蹇叔既明言晉必于殽而三師漫不經意以取敗傳所謂輕則寡謀入險而脫者謀益信矣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杜]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古之謀臣未有不諳地圖者

立羅屏曰一老一幼一商人點綴相掩映

二人辭令可謂慧敏謔兮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杜〕王城之北門胄兜鍪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免胄示敬超乘者三百乘〔林〕超乘謂超上車而乘之益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而上欲其速也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林〕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

告於鄭。林遽傳車猶今日之驛也○不可少此二著鄭穆公使視客館。林使人視秦杞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杜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林鄭穆公使大夫謝辭秦戍者使去曰。吾子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不殺其人而婉辭以致其奔何也大國不可犯也小國敗大國之師殺大國之使未有不速取滅亡者故小國與大國戰敗亦求成勝亦求成以此知燕丹荆卿之謀直兒戲矣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林此蹇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者也○所謂猛獸毒蟲必遺毒於人者按滅滑而經書入滑者不能

有其地也○淮南子曰穆公遣孟明襲鄭賈人弦高相與謀曰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秦果還師鄭伯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不受而逃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秦國君臣密謀何以晉得知其詳故是間諜得力別有諭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林〕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國鄭而盟盟鄭而襲兵名甚正何不言此而以無干之言為兵端乎豈反覆狙詐春秋常態人習之不為怪而反謂伐同姓為名義耶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林〕以

傳車起姜戎之兵欲速也○此居憂蒞事萬世不易之法子。墨。衰。經。[林]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染其衰而加經梁弘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杜]後遂常以爲俗記禮所由變○邵寶曰墨衰經而從戎禮之變也禮變於不得已寇不於門庭而興師以襲人非不得已也得已且墨以葬可乎可墨也亦可復也文嬴請三帥。[杜]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殽之師晉本無義而夫人又秦女穆姬可以請晉惠文嬴不可以請三帥乎襄公釋之未爲不是但當謀之羣帥可釋則有以謝武臣不可釋亦有以謝母而奈何私釋之也然處此者

不若留三帥不殺以要秦之成若楚釋知罃晉釋鍾儀則盡善矣

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杜]暫猶卒也 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千古同歎

武臣百戰之功為近習嬖倖所喪者多矣

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杜]矯稱襄公命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杜]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 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杜]意欲報伐晉 秦伯素服郊次。[杜]待之于郊 鄉師而哭。謝文游云至此而哭哭晚矣然有此一哭纔見得蹇叔兩哭哭得有著落有精神

曰。孤違蹇叔。（直說到此不顧一毫體面所以為賢）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曰掩大德可知孟明平日有許多賢處故三用之說不可泛為敗將藉口即荀林父亦然）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杜詩大雅隧蹊徑也周大夫芮伯刺厲王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之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杜言昏亂之君不好典誦之言聞之若醉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對答）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杜覆反也俾使也不用良臣之言使我為悖亂）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至此又自提出一貪字為喪師之根言尤）

切至

夫子何罪。復使為政。杜為明年秦晉戰彭衙傳

魏禧曰殽之舉無故啓釁何哉蓋秦再置晉君威德數加於晉必輕晉矣故諸臣欲乘此立威於秦以杜其後日侵陵之患然背德結怨此一舉也足以敗國而有餘別有論

邱維屏曰左傳敘殽戰全著精神在蹇叔起序蹇叔語後連紀兩哭極見蹇叔心明而意懇處其及王孫滿正是為蹇叔掩映弦高之洩秦師則蹇叔之語之明徵也而序秦師至滅滑一結蹇叔語盡驗矣後段

又序晉來敗秦事證蹇叔語而先後序先軫事益見蹇語之精神也如此看作者精神方綻露并見作文之所以結束處末秦伯又以出人意表處作結秦伯前後一昏稚一切實悔過於蹇叔為正收於秦伯又為反照皆有味

彭家屏曰易曰無攸遂書曰牝鷄無晨詩曰婦無公事皆言婦人不可干與政事也穆姬之必釋晉惠文嬴之請歸三帥皆非也然以時勢論之惠公不返晉亦有君三帥不歸秦亦有帥幽之殺之等匹夫耳不

亦深鄰怨而示已之不廣哉二君皆英明之主計必不出此也其皆歸之勢也特以婦人女子干與其間若二君盛德之舉爲徇門内之情何以服臣民而存國體乎或曰文嬴母也襄公不得不從與穆姬之事異是又不然禮著三從之義而曰夫死從子春秋于夫人姜氏如齊大書特書深咎莊公之不能防範其母也襄公不知此義卒爾舍之成慈母之過激悖臣之喑遂致母子君臣之道一時交失吁過矣

先軫死狄

狄伐晉（【杜】乘晉喪）及箕（晉邑今太原府太谷縣東）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杜】白狄狄之別種【林】白狄之君子爵○今陝西延安府是）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杜】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先軫烈丈夫也然免冑之死為過矣人臣即欲自討以明國法其道多端而顧必汲汲於一死乎且身為元帥尤非所宜子殺死而楚師熸元帥身死戰陣狄乘機攻擊喪師辱國則軫之死不有餘罪乎故誠意必先致知也）狄人歸其元（【杜】首也）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杜】臼季胥臣冀晉邑○今蒲州河津縣有冀鄉）見冀缺耨（即郤缺）其妻饁（于輒反）之敬相待如賓（眾難事）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

此爲千古錄罷脊之法

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杜］缺父冀芮欲殺文公　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杜］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殁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錄仇事之子賞舉賢之人賞格最佳　曰舉郤缺子之功也［杜］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按先茅人名　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杜］還其父故邑　亦未有軍行［杜］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彭家屏曰先軫之唾其君洵有罪矣然迫國家之公義動一時之浮氣事過氣平心知其罪正當囚服入朝身伏鈇鉞痛哭流涕再三請死明君臣之分章國家之法以爲同列勸不誠善于處死者哉乃見不及此身死狄師豈知當長子之寄非可死之時殉一已之情忘民社之重以是補過不又有過焉者乎夫疆場之事力盡身死得死所也有所懷挾借以自盡雖身膏戎馬之場非死所也然跡其先後之言忿激一時懊悔事後至無地自容而慷慨求死人有不得于

心赴湯蹈火而不自知者此類是也其志亦可哀也夫

左傳經世鈔卷之六終